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闻 钟◎主编

价值
阅读

〔英〕斯蒂文森 著 张贯之 译

金银岛



无障碍阅读·全译本

素质版

阅读本书：学**勇敢**、**坚毅**、**忠诚**的品质。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闻 钟◎主编



〔英〕斯蒂文森  张贯之  译

金 银 岛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 / (英) 斯蒂文森著 ; 张贯之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6

(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7-100-11690-9

I. ①金…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45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金银岛

〔英〕斯蒂文森 著

张贯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90-9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915×630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16.80 元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第一章 “本葆将军”客店的老海员	003
第二章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009
第三章 黑券	016
第四章 水手箱	022
第五章 瞎子的下场	028
第六章 船长的文件	034

第二部 海上厨师

第七章 我上布里斯托尔	043
第八章 西贝格拉斯酒店	049
第九章 火药和武器	055
第十章 海上航行	061
第十一章 苹果桶里听密谋	067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073

第三部 岸上遇险记

第十三章 我的岸上惊险奇遇	081
第十四章 第一次打击	086
第十五章 岛中人	091

第四部 寨子营地

第十六章 弃船经历（由大夫继续叙述）	101
第十七章 小船的最后程（由大夫继续叙述）	107
第十八章 第一天的战果（由大夫继续叙述）	112
第十九章 守卫寨子的人们（以下转由吉姆·霍 金斯叙述）	117
第二十章 西尔弗谈判	124
第二十一章 海盗强攻寨子	130

第五部 海上历险

第二十二章 我的海上惊险历程	139
第二十三章 潮水急退	145
第二十四章 小船游海	150
第二十五章 我降下了骷髅旗	156
第二十六章 伊斯莱尔·汉兹	162
第二十七章 虎穴被俘	170
第二十八章 身陷敌营	176
第二十九章 黑券又至	184
第三十章 君子一言	191
第三十一章 寻宝记——弗林特的指针	198
第三十二章 寻宝记——树林中的人声	205
第三十三章 首领宝座的颠覆	211
第三十四章 大结局	217
延伸阅读	223
本书名言记忆	223
读书笔记	225
吉姆，我们所热爱的少年	225
主要人物关系	228
品读思考	230

第一部 老海盜

第一章

导读

父亲的“本葆将军”客店住进了一位奇特的海员，他脾气暴躁，讲话粗鲁，还常常酗酒。总之，有关他的一切行为都与常人不同，更为奇怪的是他还花钱雇我帮他留意一个“独腿水手”。不过，一直都没有消息，而这位来客也一天比一天暴躁，直到一天李沃西大夫的到来，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乡绅特里劳尼、大夫李沃西和其他几位绅士让我把金银岛的全部详情记录下来。但是不要公开该岛的具体位置，因为那里还有埋藏的宝物，以防被人挖掘。现在是公元一千七百××年，我拿起笔似乎又回到我父亲经营的名为“本葆将军”（此人为英国海军中将，这里是以其姓氏来命名客店）客店的那个年代。当年，那位皮肤黝黑，脸上有一道伤疤的老海员就下榻在我父亲的客店里。

老海员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投宿在我父亲客店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简直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他步履艰难地走到客店门口，身后跟着一个仆人，仆人推着一辆装着海员手提箱的小车子。老海员的皮肤呈栗壳色，满是油污的辫子垂挂在脏兮兮的蓝外套肩上；他的双手不但粗糙，而且伤痕累累，黑色的指甲缺损断裂；他的一侧脸颊上留下的伤疤十分醒目。我记得他独自吹着口哨，把客店四周扫视了一番，然后拉开嗓子唱起一支他

后来经常唱的古老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

唷呵呵，朗姆酒（一种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蒸馏酒，原产于古巴，口感甜润）一瓶，快来尝！

他唱歌时的声音高而不稳，略带颤抖，像是水手在转动绞盘时高声呼号而叫破了嗓子。接着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木棒似的手杖重重地敲门，我父亲出来应门之后，他便粗声粗气地要喝一杯朗姆酒。

酒端上来后，他便慢条斯理地啜着，像一位品酒师在细细品尝。他一边喝酒，一边向四周张望，又抬头看看客店的招牌。

“这地方不错，挺方便，客店的位置也很好。最近生意好吗？”他终于开口说道。

我父亲告诉他，近来生意清淡，很少有客人。

“那正好，”他说，“我就住这里。喂，伙计！”他对推车的仆人道，“就停这里，把箱子搬下来，我要在此暂住几天。”他继续对我父亲说，“我这人不讲究，很随意，每天只要一杯朗姆酒、几片熏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在空闲时喜欢站在高处遥望过往的船只。你就称呼我船长得了。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要钱吗？”他扔下三四枚金币，“这点钱用完后，再向我要。”他威风凛凛，声色俱厉的讲话语气酷似一位长官。

他穿着简单，讲话粗鲁，看上去肯定不像普通水手，更像船上的大副（船长的主要助手、第一副船长，可以在船长无法指挥的时候接替船长指挥全船）或船长，惯于发号施令，或动手打人。从跟随的仆人处得知，他昨天上午乘邮车到达“乔治王国”旅馆，在那里询问海边的客店，大概听人介绍我们这里的环境幽静，信誉很好，于是就选定住在我们店里。关于这位客人的来历，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他是个沉默的人，整天带着一架铜制望远镜在海湾走来走去，或是攀登峭壁望远。晚上，他总是坐在客厅一角的壁炉边，喝着掺水的朗姆酒。他只在喝醉时才和别人说话，否则就偶尔抬起头，狠狠地瞪对方一眼，发出类似船在雾中鸣号的声音。我们以及来我们客店的人渐渐地了解了他的性格，任他自由为妙，避免和他在一起了。每天散步回来，他总要打听有无水手路过此地。起初，我们认为他是在寻找同伴，但最后才知晓另有原因，他是想有意避开这些水手。当有水手投宿“本葆将军”客店时——这是常见现象，因为宿客可以沿海边大路到达英国西海岸（布里斯托尔），他总是躲在门帘后窥视一番，然后才走进客厅。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他总是噤若寒蝉。至少我是了解其中的缘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分担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答应在每月的一号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条件是我得时刻留意一个“独腿水手”，只要此人一出现，就立即报告他。经常到了月初我去向他索要报酬时，他总是把鼻子冲着我，发出不悦的呜呜声，并且眼神凶狠使我不得不跑走。可是不出一个星期，他又很快改变态度，把那四便士银币交到我手中，千叮万嘱，要我留心那个“独腿水手”。

从此，我经常梦到那个“独腿水手”，搅得我心灵不安。每当狂风暴雨之夜，大风刮动着房屋的四周，小湾里惊涛冲击着峭壁，我眼前就会浮现那人不断变幻着的狰狞面目。有时候我看到他缺了半条腿；有时候他缺了整条腿；有时候又变成了一个要么没有腿、要么在身体中部长着一条腿的怪物。我做得最可怕的梦就是看见他连跑带跳越过篱笆沟渠追我。总之，为了得到每月四便士的银币，我的确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就心惊肉跳，但对船长本人并不害怕，不像认识他的人那样畏惧他。有几个晚上，他饮酒过

多，头脑不清，在酒店里旁若无人地高唱粗俗狂放的水手歌谣。他不时吩咐在场的人饮酒，强迫他们听他讲故事，或者跟他一起合唱，所有在场的人战战兢兢，小心地应和着：

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

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我时常听到“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的吼声震得房子发抖。大家见了他十分害怕，所以都尽力地加入合唱，每个人都想唱得比别人响，以免挨骂。他在发酒疯时完全就像一个恶霸，猛敲桌子喝令大家肃静，要是有人提问题，他会立即加以制止；要是无人提问，他又认为大家注意力不集中，继而大发脾气。他在讲故事期间不容许任何人走出客店门，直到他醉得昏昏沉沉，趑趄着走回房休息之后，客人们才可以离开。

他讲的故事十分恐怖，使大伙毛骨悚然，内容都是关于绞刑、走跳板（海盗处置俘虏的一种方式。俘虏的眼睛被蒙上后，走上一块横在船舷的跳板，等到跳板轻重不匀时，便会坠入海中）、海上风暴、德赖托图加斯珊瑚礁、加勒比海的海盗及他们的巢穴之类。据他自己所述，他曾在海上与那些世上最凶恶的亡命之徒生活过很长时间。他讲故事时所用的语句使我们这些朴实的乡下人感到震惊，如同他描述的罪行一样让我们惊慌不止。我父亲常抱怨道：长此下去无人会乐意光顾这里，客店的营业因而受损。甚至有些客人回家睡觉时还会在床上浑身发抖。但我相信，他住在这里对我们有好处。虽然当时大家十分受惊，吓得魂飞魄散，但过后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他的到来打破了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我们一群年轻人非常钦佩他，称他为“真正的老水手”“不含糊的老海员”等，英国正是依靠这种人才得以称霸海上。

从某方面讲，他长期住下去很可能使我们破产。他住了一周

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预付的房费早就到期了，而我父亲毫无勇气向他索要。只要父亲一提此事，船长就会发出雷鸣般的鼻声，像在咆哮，并且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使得他不得不退出房间。我常见到父亲在碰壁之后扭绞着双手无奈的狼狈相。我确信这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压抑心情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自从他住在我家客店里，从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外，他始终没有换过衣服。他帽子的一道卷边掉了下来，他就一直这样让它悬挂着，虽然遇到刮风时极为不便。我记得他的外衣破旧不堪，补了又补，到最后全是补丁。他从不写信，也没有收到过信。他从不与人交谈，即使偶尔与店里的熟客摆谈几句，那也多在他喝朗姆酒醉了之后。至于那只大皮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他只有一次遇到了对手，那是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一天下午，李沃西大夫给我父亲看完病后，天色渐晚，就在我家吃了一顿便饭。饭后，他去客厅里抽一斗烟，等候他的马从村里牵来，因为我们客店当时没有马房。我跟随大夫进入大厅，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夫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两眼炯炯有神，而我们乡下人则显得十分普通，尤其是那个衣衫褴褛、不爱干净、看似稻草人的老海员，由于饮酒过度，蒙蒙眈眈地趴在桌子上。他和大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忽然，他又扯开喉咙唱起那支水手歌谣老调：

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

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其余的都被酒和魔鬼断送了命——

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最初我猜想“死人箱”可能是放在前楼他那间屋里的大箱子，这只皮箱和“独腿水手”经常浮现在我的噩梦中。不过，我们此刻已经不太留意老海员的歌谣，只有李沃西大夫是首次听到。我看得

出他对此毫无兴趣，生气地抬头向老海员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同花匠匹特勒谈医治风湿病的新方法。当时老海员唱劲十足，最后拍了一下面前的桌子，大家都明白那是叫人静下来。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李沃西大夫依旧口齿清楚、语调亲切地继续说话，每吐几个字就轻快地吸一口烟。老海员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猛拍桌子，最后夹着一句下流的诅咒喊道：“那边的人听着，不许讲话！”

“先生，你是在对我讲话吗？”大夫问道。老海员说：“正是”，同时又咒骂几句。“我给你一句忠告，”大夫说道，“如果继续酗酒，你很快就会死的，世上不久就会减少一个十足的混蛋！”

老海员听后怒不可遏，一跃而起，掏出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刀，把它打开后平放在手掌中，威胁着要用飞刀把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镇定自若。他像刚才一样侧过头来，用同样的语气对老海员讲话，声音响亮，房间里人人都能听见。大夫极其镇静而坚决地说：

“如果你不把刀马上收回口袋里，我发誓一定要在下一次巡回审判时送你上绞架。”

接着，两人怒目而视，展开了一场目光对峙战，但老海员很快败下来。他收起刀子，像一条挨了打的狗，嘴里喃喃骂着，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先生，”大夫继续说，“既然我知道我管辖的区域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从此以后，我会日夜监视你。我不只是医生，我还是本地区的法官，所以你放规矩点。如果有半句抱怨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哪怕只是类似刚才那样的无礼行为，我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抓起来，然后驱逐出本地，其他的我不想多说。”

不久，李沃西医生的马到了门口，他骑马离去。当晚，老海员没有吭声，变得安静多了。在此后的好几个晚上，他不再喧闹了，客店一片清静。

第二章

导读

一天，天气异常寒冷，那位暴脾气的海员一早起床后便带着望远镜出门去了，而我则在为海员准备早餐。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位自称是海员好朋友的客人——黑狗。然而，事情并不像黑狗所说的那样，因为就在谈话间，两位“老朋友”展开了一场拼杀。结果，黑狗身负重伤，而老海员也突然呼吸急促。

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神秘古怪的事件。这些怪事终于使我们摆脱了那位脾气暴躁的老海员，但并没有摆脱他带来的麻烦。那年冬天格外的寒冷，寒风刺骨，霜雪经久不化，一片凄凉。我那久卧病床的父亲，恐怕难以活到来年的春天了，这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清楚。他的病情每况愈下，我和母亲只好把店里的全部事情承包下来，十分繁忙，因而无暇顾及那位不受欢迎的客人。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小湾在严霜的覆盖下一片灰白，水波轻柔地拍打着沿岸的石头。太阳日渐升起，刚碰到山顶，远远地照射着海面。这天老海员起得比平日早，他腋下夹着铜制望远镜，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一把水手用的弯刀在蓝色旧外套下左右晃荡。我记得他一路走一路大口喘气，从口中吐出的气体像烟雾似的在他身边缭绕。当他最后转身走向一块巨大的岩石时，我还能听清从他鼻子里发出的阵阵怨恨的呼哧声，好像因遭到李沃

西大夫的训斥而耿耿于怀。

我母亲在楼上陪伴父亲，我在楼下正准备着老海员回来要吃的早餐。突然，客厅的门被推开，走进一个陌生人，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面色苍白，左手缺两个指头，腰间佩挂弯刀，看上去并不凶狠。我时刻注意发现“独腿”或“双腿”的水手，而这个人当时却使我难以做出判断。他的外表不像水手，但却有几分水手的气质。

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说他想喝一杯朗姆酒。正当我离开去取酒时，他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把我叫回去。我只好手拿餐巾原地站着不动。

“过来，孩子，”他招呼道，“再靠近点。”

我向他那个方向跨近一步。

“这桌上的早餐是不是为我的同伴比尔准备的？”他斜视着眼睛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客店的客人准备的，大家都叫他船长。

“对，你们可以叫他船长，因为他很像船长，”他说，“他脸上有一个刀疤，酒醉时很讨人喜欢。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和你打赌，你那位船长脸上也有刀疤，而且是在右脸上，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我的朋友是不是在他的房间里？”

我告诉他，老海员出去散步了。

“上哪儿，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向岩石的方向告诉他，老海员大概什么时候能返回。我一一回答了他另外提出的几个问题。“啊，”他说，“待会儿比尔回来见到我，自然会像看到好酒一样喜出望外。”

当他讲此话时，脸上的表情并不愉快，而我认为，即使他的话不假，但这位陌生客人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反正这事与我无

关，再说更不知道如何办，我不必多想。这位陌生人总是徘徊在客厅门口，眼睛盯着拐角，像猫儿守候老鼠似的。有一次我走出店门来到大路上，他立即把我叫回去。大概是我服从命令欠利索，他惨白的脸上旋即露出凶相，喝令我马上进屋，并骂了一句脏话。当我回到房间后，他又恢复先前那种半哄半讽的态度，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他非常喜欢我。“我有一个儿子，”他说，“长得和你一模一样，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但男孩子最重要的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孩子，你一定要服从纪律。如果你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那里让人家吩咐第二次命令，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比尔做事向来果断，和他一同出过海的人都知道。瞧，果然是我的朋友比尔回来了，他腋窝下夹着望远镜。这肯定是他，愿上帝保佑这老头！孩子，我们快回客厅，躲在门后，给他一个惊喜，令他出其不意，但愿不会惊吓到他。”

说着，那陌生人就和我一起回到客厅，他让我站在他背后，躲在门角落里，以便开门时我们都被遮挡住。看到这种状况，我很不舒服，心里害怕。当我瞧到陌生人也是一脸惊恐状时，心中更加忐忑不安。只见他试了试弯刀的刀柄，从刀鞘里抽出利刃，然后又放回去。我们在门后等待的时候，他好像一直想吞下卡在喉咙里的东西。

老海员终于迈步进屋，砰地一声关上门，也不环顾左右两边，径直穿过客厅走向我给他准备好早餐的那张桌子。

“比尔，”陌生人高声招呼道，听声音我猜想他在给自己壮胆。

老海员闻声急忙转过身子，他褐色的脸一下变得灰白，连鼻子也变青了，其神态好像是遇见了妖魔鬼怪或比这更可怕的东西——如果世上可能有的话。说真的，看到他在一瞬间变得那样衰老虚弱，我真感到难过。

“啊，比尔，你认出我啦，你一定忘不了你的老伙伴。”陌生人说。

老海员一时喘不过气来。

“你是黑狗！”老海员大声叫道。

“还能是谁？”陌生人答道。此时，他显得十分轻松。“正是当年的黑狗，特地前来看望住在‘本葆将军’客店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啊，比尔，自从我失去两个手指后，咱俩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那只残废的手。

“没说的，”老海员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现在住在这儿，说吧，你要怎么样？”

“你还是那脾气，比尔，”黑狗回答道，“你说得有理，比尔。这样吧，先让这位可爱的孩子给我端上一杯朗姆酒。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当我端上朗姆酒，他们已经面对面地坐在餐桌两边。黑狗坐在靠门的一边，这样他既可以注视老海员的举动又可以随时夺路而逃，我想大概如此。

黑狗叫我走开并将门大敞开着，“这样做是不让你从门锁孔中偷看。”他说。于是我离开他们，回到酒柜的后面。

尽管我竖起耳朵，留神偷听，但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一阵窃窃私语声，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两人的声音渐渐提高，我才听出只言片语。不过大多是老海员骂人的话。

“不，不，不，不要说了！”老海员叫嚷道。接着他又说，“如果要死，大家一起死，这就是我的意见。”

不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连串可怕的咒骂声和其他的响声：椅子、桌子一下被掀翻了，继而是钢刀的撞击声。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声，我看见黑狗左肩膀流淌着鲜血，拼命地冲出屋里，老海员紧紧追赶，两人手里都握着刀。追到门口，老海员使尽力